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四十七至四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雞肋集卷四十七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唐舊書雜論

崔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會有伏閤上奏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龔州

右崔仁師傳第二十四太宗征遼時劉洎嘗輕出

言太宗頗怪之及太宗疾又有憂懼語故遂良之
誣易入因賜自盡蘇翰林疑無是事然觀仁師事
史臣亦有忌嫉之語何耶語曰君子而不仁者有
矣人情大不美雖聖人猶曰不保其往也况利害
之間哉王荆公亦疑揚雄無投閣事兩公意皆忠
厚然雄之學惟未至於孟軻或不幸至此以劇秦
美新觀雄意憂懼深矣後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
桓彦範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崔湜為耳

目湜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及桓敬徙嶺外湜又說三思盡宜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乃舉周利貞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

右崔湜附傳第二十四桓敬等忠於唐志必興復繼以中宗之庸愚末艾也故與武三思同列而不辭夫與惡人處欲不伺其動靜而務通行則身易危而功不成其不得已而用耳目計之下也夫仁厚者固不肯為人使而可使者必皆小人以敬桓

二公之忠如日月而委情於小人之湜以貽禍後世不可以罪之者特其不為身而為國可以情恕耳雖然亦足以為立功謀事者之深戒也

蘇良嗣為荆州長史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良嗣因之因上疏切諫高宗下制慰勉遽令棄竹於江中

右蘇良嗣傳第二十五高宗非納諫之主而良嗣之名亦未信於朝廷也至因王人而罷奪其所求

高宗慰勉之不暇此事君臣皆可賢近古所未有也

韋挺為御史大夫馬周為監察御史以周寒士殊不禮之至是周為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密陳挺傲狠非宰相器遂寢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糧周又奏挺才堪麤使太宗從之至盧思臺不可更進太宗怒除名

右韋挺傳第二十七人才豈有世族寒士之間邪

挺不足以識周又輕之非也而周報挺亦甚矣謂非宰相器或者雖挾舊怨猶附公議至言才堪麤使加以萬里之行是擠之也周於此愧不忮矣

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右張柬之傳第四十一時柬之已為秋官侍郎矣

按狄仁傑傳則天嘗問仁傑朕要一好漢任使仁

傑曰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乎則天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乃召拜洛州司馬它日又求賢仁傑曰前言張柬之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宰相令為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竟召為相果與復中宗呂溫贊仁傑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蓋仁傑之動如此而此傳乃專言崇薦之以其時考之仁

傑之薦在荆州時後再薦乃為秋官侍郎而崇之薦時已在秋官矣或者則天用仁傑言已深知柬之因崇之薦竟大用非崇一言便為相也又傳曰仁傑所拔用至公卿者數十人崇自是仁傑薦用則天信重二人當有間也而舊史自相為異其無法多此類

突厥吐蕃數犯塞元忠加為大總管拒之元忠在軍惟持重自守竟無所克獲

右魏元忠傳第四十二元忠初以太學生詣洛陽

上封事言吐蕃形勢將帥得失成敗曉然真經務

才也至身自臨戎僅能保聚迄無成功然則人才

豈一端而已必有能言之者亦必有能為之者故

王者用人貴因其長計議折衝自兩事也若元忠

當國守正嫉邪忠讜可與任大則不能少貶矣

初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為公清至是再居政事

天下莫不延首傾屬冀有所弘益元忠乃親附權豪抑

棄寒俊竟不能賞善罰惡

右同上武韋之際執政者厥惟艱哉元忠直亮有勇當來周酷吏羅織方興尚不能自容而顛沛僅免者數矣至韋氏時何庸乃復親附權豪哉觀其懇諫太女之請全軀固位者所不能為後竟遭三思之黨構其與節愍同謀權豪之助果安在耶此近史臣私意也

史臣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已元忠安石巨源至忠

彥昭等行非純一識昧存亾徇利貪榮有始無卒不得其死宜哉

右傳第四十二此謂魏元忠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趙彥昭也元忠在武韋時皆有忠節非茍從之者借使其間不能盡舉綱紀以正朝廷或遜以免禍以其時考之當爾也昭公不知禮孔子受以為過陽貨謂孔子非賢智曰諾吾將仕矣道有時而屈也安石在則天朝於內殿面折張易之顧左右

逐出宋霸子在睿宗朝顯拒太平公主力保太子有大功云上不可信讒言二事皆勇過孟賁矣卒不容於邪黨以至擯死此兩公何負而與巨源彦昭愉儉附離輩竝列而同書至謂行不純一徇利貪榮何其悖哉至忠雖柔佞猶時時小附公議為一介之操不至於巨源輩可深賤第因依太平以蹈禍則無可言者

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攻安西道

絶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便遣施行後數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因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右唐休璟傳第四十三休璟知四鎮山川迂直又長於兵計故能喻度不差若當時欲擇帥則無以加顧責宰相不及邊臣諳事非也而休璟又竟用

此得宰相自古任人多此類

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張仁愿請奪取漢南之地與河北築三受降城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黄河今於寇境築城勞人費功恐終為賊虜所有竟從仁愿奏六旬而三城就不置壅門及却敵戰格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其後常元楷為總管始築壅門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

右張仁愿傳第四十三仁愿始謀築城休璟持不可而當時卒從仁愿奏既築城不為守備元楷至乃修之而議者皆輕元楷此似仁愿智勇俱勝而休璟元楷暗怯也然因河為津不免侵軼若入人之地恃孤壘以守則兵食非十倍不可使力能守之亦可暫而不可久也休璟之慮遠矣兵在攻取亦無常勝若前有堅敵勢必退守而無退守之城亦不可此似背水祇可一用而防戍難施也元楷

之計得矣

時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內失望非社稷之福臣敢以死請累日涕泣言甚切至旣薨追尊為讓皇帝

右讓皇帝成器傳第四十五後改名憲憲以嫡長見議猶建成之當立也秦王創國所謂天與之人與之也高祖不謀而立建成建成不辭而當大統

禍幾覆邦承乾魏王泰等事不戒前車之轍亦相傾危以至并棄夫禍福成敗之理本不難知而利害當前不啻丘山何暇自擇哉人情簞食豆羮見於色而能深知天命人事不以天下易其生非吳太伯其誰能任此耶蓋𤣥宗以藩王討國后雖英謀獨斷而事成不成間不容髮於唐實再造之功無異秦王衆所屬也憲雖鑑往事而懼然明識先定不為大利中揺蓋高世難能之行不但明哲保

身而已玄宗既內懷推已之德故一切褒崇終始恩厚亦前古所無夫讓非難讓而不處其嫌之為難憲既通達故克自抑畏不干時事使間言無從而入豈特玄宗天性篤於兄弟而然哉觀肅宗親玄宗子既以功遜位而李輔國構其間玄宗晚節猶自恨以謂吾兒不得終孝道夫親愛何足恃哉

魏知古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毀罷知政事

三年辛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

能兼之者其在魏公

右魏知古傳第四十八知古彊諫守節不愧廣平之稱崇方勁雖不及璟然當時同稱賢相言忌憚知古人情不相若或者有之至陰加讒毀則崇不應爾也讒毀必有言何得不載故凡史臣書事欲信於後世者必著其事之實不然誰不可以加諸耶

韓思復開元初為諫議大夫時山東蝗大起姚崇為中

書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蝗而埋之思復以為蝗天災當修德以禳之恐非人力所能翦滅上疏云云崇廼請遣思復往山東撿蝗又請劉沼詳覆沼希崇旨遂捶撻百姓回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南數州竟不得免思復遂為崇所擠出為德州刺史

右韓思復傳第五十一修德禳災雖王者所務然蝗遍天下不加驅捕坐視饑饉父子相食而曰天災勿除但當修德夫德修一日何足以弭已然之

變而政事暫弛則患不勝滋矣要患至先除而後退自儆勵其誰曰不可思復書生守文而崇慮變深以事不合旨出為刺史非擠也

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令元行沖撰義疏將立學官張說駁奏孫炎始改舊本有同抄書上然其奏行沖恚諸儒排已著論自釋史臣曰此道非趣時之具其窮宜哉

右元行沖傳第五十二戴禮已號殘缺補綴然聖

言尚多有之及弟子門人所述不可廢也孫甝編類之書不能增益秦漢以前乃欲如遺經加義疏列學官何哉張說自非純儒不為章句者聚徒修書日不暇給要皆破碎無補未免於此累也然至於行沖等欲經外别立學則說亦知其不可矣行沖務黨已學猥為同異而史臣又謂此道非趣時之具抑末也哉

牛仙客初為縣小吏在河西節度時省用所積鉅萬上

大悅以為尚書張九齡執奏不可乃加實封九齡罷知政事遂同中書門下三品仙客既居相位所有錫賚皆緘封不啟百司咨事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決

右牛仙客傳第五十三用人雖無流品之異而蕭何亦不常出至用簿書倉庾之才位宰相嗟夫人主惟無以聚蓄賞臣下將無所不至也

安祿山叛以封常清為范陽節度得兵六萬皆傭保市井之流乃斷河陽橋於東京為固守之備賊大軍至常

清戰敗奔至陜郡遇高仙芝具以賊勢告之云恐難與爭鋒仙芝退守潼關監軍邉令誠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齎敕斬之

右高仙芝傳第五十四街亭之敗諸葛孔明以馬謖違節制戮之以徇而習鑿齒非之以謂明法勝材不師三敗之道亮志清中原成師而出謖舉動失利戮之以徇似未過也而尚以見譏開元天寶太平日久變出不意河北根本一朝盡陷顧責常

清輩率市井白徒獨當其鋒銳敗不亦宜哉東都既覆仙芝度往必并沒遽保潼關未為全失且二將名驍勇赦而使過未必無後効而以令誡一言奔走危迫之中先自割其手足既不足以勵諸將而徒沮士心時既乏人至舉數十萬衆付之哥舒翰病廢憒瞢之人奸人又從旁逼遣之一戰大潰幾覆宗社惜哉

李林甫猜忌不見於詞色巳自封植朝望稍著者必陰

計中傷韋堅以皇太子妃引居要職實圖傾之乃潛令
楊慎矜伺堅隙賜堅自盡慎矜權位寖盛又忌之迺引
王鉷託以心腹鉷誣奏慎矜族其家鉷權盛林甫亦畏
避之國忠之誅王銲鉷以表示林甫不許賜鉷自盡
右李林甫傳第五十五王鉷傳第五十六韋揚王
皆以賈販穿窬之才内阿主欲外附權利破人門
族圖已富貴而人亦從而傾之譬如禽獸之趨食
更誘其儕類以就網穽而身隨烹滅前者死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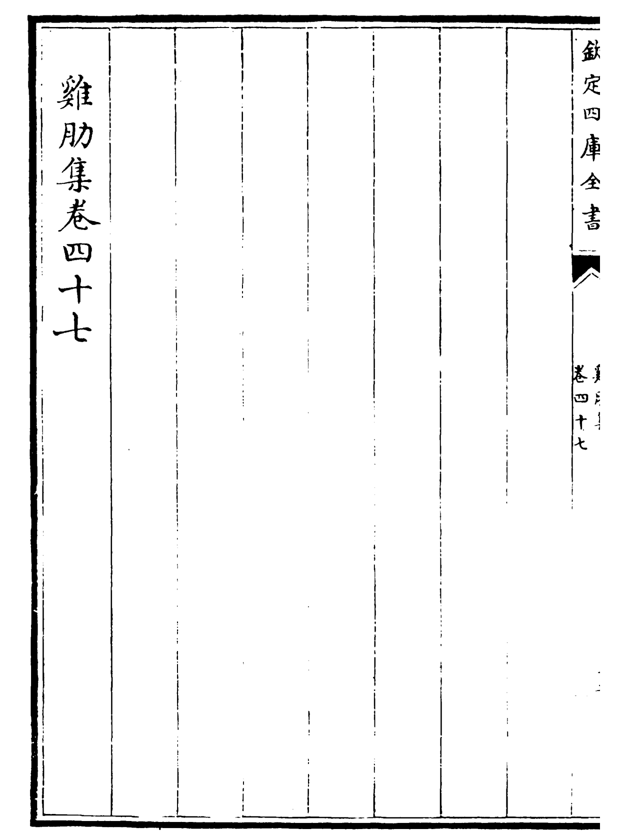
益來悲夫

國忠薦鮮于仲通率兵八萬討南蠻與羅鳳戰于瀘南全軍陷没國忠掩其敗狀叙其戰功又使李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不戰而敗李宓死于陳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宓再舉討蠻皆中國利兵物故者十八九舉二十萬棄之死地人銜冤毒無敢言者

右楊國忠傳第五十六趙高事二世專務塗其耳目山東盜起而不聞後二世悔問左右何不告我

左右曰臣若言之死已久矣二世庸蔽指鹿面謾自不能知何暇問關東哉若玄宗英武不世出國忠才駑下非秦事比也然一旦恣肆權去已手昏不知察其禍乃不減趙高之於胡亥至覆軍二十萬以敗為勝旁無人敢以聞者何哉人君惟內有所嬖不暇卹外事有所信不能擇忠良則堂下之事雖如丘山無由識之國忠知上之可以欺而欺之奸臣之常情而當時滿朝豈無忠賢一二然人

人畏憚國忠不敢漏其事近有國忠而蒙昧如此則遠有祿山十年包藏何從覺之哉故荀子論不蔽之福蔽之禍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可不慎哉



鷄肋集卷四十七

鷄肋集
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十五 集部

雞肋集卷四十八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唐舊書雜論

來瑱追入京樂襄州因諷將吏上表請留肅宗聞其計而惡之後以裴茙伐之戰敗擒茙茙賜自盡瑱入朝程元振居中用事發瑱言涉不順王仲昇賊平來歸證瑱

與賊合賜死鄂縣代宗後悟元振之誣搆積其過而配溱州

右來瑱傳第六十四謂瑱言不順與賊合皆誣也然瑱阻兵留朝命不肯之淮西至與裴茙忿鬭交兵已勝擒茙乃始言上而謝罪方鎮有一于此足以誅雖無元振等誣搆其能免乎元振罪惡應貶亦不待陷瑱乃得禍史語非

嚴震為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令穆庭光等

誘震同叛震斬庭光遣吏迎駕及入駱谷李懷光來襲賴山南兵擊之而退勸課鳩聚以給行在民不至煩供億無闕震卒蔿宗人嚴礪超授節度使諫官御史以為除拜不當貶苗拯萬州刺史李繁播州參軍礪在位貪殘士民不堪其苦

右嚴震傳第六十七奉天之難震獨忠盡議幸成都堅求駐蹕以為李晟聲援及晟表至亦請駐蹕梁洋卒復京城震之謀也德宗念其忠故曲從所

請貶逐言者超用嚴礪而礪無素望竟以贓廢盖

震之薦士牽於親愛而不思德宗聽言重以舊功

而輕授君臣之過皆微而政事之所害大矣

楊綰遷禮部侍郎奏貢舉之弊尚書右丞賈至議曰食

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最關於風

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

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弘仁義之道著則

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

也

右楊綰傳第六十九論科舉取士而以安史之亂為證語似迂闊然賈至可謂深知風俗盛衰為國家安危之本者也賈誼論秦之所以亾而言抱負其子與翁併踞借父鉏耰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風俗如此本先壞久矣非陳項起而後亾也東漢之衰亦非一日然其士大夫才謀不足而節義有餘世祚將移而以弱子虛器統持天下曹

袁人傑圜視而不敢取惟二三子以區區之忠忿維之也中庸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而小人果不可以無忌憚以曹操等事言之非畏威與力不足取也為名分故也唐末陵夷大壞猶奉而昭宗羣臣豈復東漢之比故朱全忠敢肆其兇暴逆天下之心而取之而天下不敢爭然其所以能取亦其所以能自斃何則盜亦有道盡廢天下之義理則雖與之天下亦不能一朝居也

李懷光為朔方都虞候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親戚犯法皆不撓避郭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紀綱任懷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為理

右李懷光傳第七十一常怪郭汾陽稱仁厚長者至或以為威畧不及李臨淮然汾陽用兵恩德結於人心雖蠻夷貪很皆願親而死之真吳起所謂父子之兵者正使其素拊循士卒與勳名之重足以鎮之而致然若專以寛一切不親事則何以振

肅而每用成功乎及觀其以紀綱任懐光而懐光以嚴治其軍乃喟然而歎曰盖有此耳夫寛者為長為上之道也居寛而使寛者濟之何以集事且久而不亂哉然則言咸略不及臨淮者自其畀者觀之耳人才各有所長未知孰勝而昔人嘗謂寛難而猛易則難者固勝爾

劉晏弃機無滯然多任數挾權貴固恩澤有口者必利啗之唐史臣以謂苟不塞讒口何以持重權云云

右劉晏傳第七十三何以聚人曰財夫為人國者能使民不加斂而國贍功亦足道矣事者難成而易敗故杜預建策平吳亦賄中朝或問之曰吾懼為害不求益也晏之事近此雖然晏材足濟國覩其初上書元載以𡨚勤其官而水死託此自誓既委重任多歷年所且以商利為名怨之府也韋堅楊慎矜等事斷可識矣故其自謀如此但預志混宇內非苟持富貴者以是能全其令名以終而晏

事畢功下成則欲享其厚利圖全而得禍固其所也

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叅軍李平馳奏之𤣥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曰朕不識顔真卿形狀何如所為得如此

右顔真卿傳第七十八魯公早嘗為御史有聲矣特國忠惡而出之有君如𤣥宗有臣如魯公且在

御史非不親且近也而天子至不識其形狀臨事節見乃始驚歎夫賢人君子固難進不苟自售而讒諂之蔽明亦甚矣

李晟為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

右李晟傳第八十三晟拔璘死中其事璘忠且有

恩如此而璘猶忌之至不容於麾下士之託身事人亦難矣哉

李晟收復京師仍充鳳翔涇原節度使初帝在奉天鳳翔軍亂殺其帥張鎰立小將李楚琳至是在朝晟請以楚琳俱往鳳翔將誅之上以初復京師方安反側不許

右李晟傳德宗時朝廷益弱藩鎮益彊四方圜起而僭叛而晟忠義威畧足以走李懐光翦朱泚而復京師其領鳳翔而請楚琳以往葢因欲以申朝

廷之典憲而讐叛軍亂將使知悔罪而効順為計甚遠且不可失之會也而德宗昏怯流離之餘不復圖遠使鎰之無辜竟莫伸洗楚琳奴隷得以次且嗚呼惜哉以謂初復京師務安反側則前此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而立田希鑒晟至鳳翔首誅希鑒而戮害河清者三十人而涇人益靖不敢思亂何獨楚琳之慮耶

李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

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幽薊不庭太原與二鎮接境方議易帥上曰李聽在羽林不與朕馬是必可任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

右李聽附傳第八十三聽領親軍不敢私與東宮馬是也穆宗不以為恨即位擇帥而首及之此在人主亦難能矣然穆宗無知人之明聽無專閫之才徒取一節輕付重任馴致魏博之敗亦可深戒

盧南史貶信州員外司馬得廳吏一人月俸紙筆錢一

千文南史以官閒冗放吏納錢刺史姚驥劾以為贓又劾南史買鈆燒黄丹德宗遣監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㵐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同往按鞫㵐獨留奏天寶大歷以來未甞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録此小事非惟損耗州縣亦恐遠處聞之各懐憂懼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行首一人行可也

右盧南史附傳第八十七傳稱德宗不務大體以察為明若此者非一事然裴㵐以一言悟之至忻

然以改然則人臣患不能諫不當患不從以德宗能然則賢於德宗者皆可以語上矣

田承嗣攻衛州殺刺史薛雄迫中使孫知在巡磁相諷其大將割耳剺面請承嗣為帥詔宜貶永州刺史仍許一幼男從行如不時就職則所在加討按軍法處分詔下承嗣懼而麾下大將攜貳蒼黃失圖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旅特恩詔允悉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李靈曜叛承嗣率衆赴之為馬燧李忠擊敗之復

詔誅之復上章請罪又赦之

右田承嗣傳第九十一藩鎮席父兄之業兵彊將附國家勢未能討因而撫之此無如之何者也承嗣初以安史逆黨不誅而奮緣有魏非素能拊循魏人得其死力者也擅殺刺史迫中使其罪已暴一旦詔命遠貶將卒不附狼狽請命惟恐莫獲此几上肉也胡為赦之借曰重勞師旅不加戮翦遷之遠州亦使巢窟不就遽還舊鎮仍復官爵且止

毋入覲此何為者也承嗣既知朝廷無能為自此

彊僭益熾而悅又鷙悍難馭卒為河北患垂四十

年嗚呼惜哉

李懷光節制邠寧奏高郢為從事懷光叛郢言西迎大

駕為忠其子璀俟郢郢諭以逆順又與呂嗚岳張延英

謀間道上表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吏白刃盈

庭引郢詰之挺然抗詞觀者涙下懷光慙沮而止

右高郢傳第九十七懷光不畏天子至殺郢何足

道哉郢初勸迎駕與諭璀逆順尚或可容至上表事洩菹醢必矣而郢面折懐光勇過三軍退不自疑竟免於禍自昔以忠義犯難而死者甚衆非勇而死之為難勇而能讋不義以不蹈其禍之為難也方其陳兵盛氣將立屠之而郢挺然不屈意誠理直先獷為柔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髙郢以之

德宗仁孝動循法度雖子弟姑妹之親無所假借建中初詔親王子弟帶開府朝秩者出就本班又以郡縣主

出降與舅姑抗禮詔曰自家刑國有愧古人乃定制皇姬下嫁舅姑坐婦執笲降拜

右德宗諸王傳第一百新書稱德宗猜忌刻薄以其行事考之蓋確論也而此言仁孝動循法度溢美甚矣然人亦各有所長德宗始即位不無意於政事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為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為寶至於定子弟姑妹禮制及給錢買田業減籠花至三萬皆恭儉自內始者推

是意也雖文景之迹何異然文景稱恭儉而德宗名刻薄為治不可以無誠心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無誠心故也外為甚美之名而内踐苛忍之實則雖有政事之美亦掩而不彰故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為盜番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馳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為横

右范希朝傳第一百一待遠人當從其俗謂弗擾之也禦遠人者不壹而足綏制有方豈必通賄獻而後得其歡哉不然貪吏以藉其口非敵情也

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無敢言者段平仲嘗謂人曰平仲一得召見必當大有開悟云云與陳歸當奉使近御座粗陳本事上察平仲意有所畜以歸在側不言因兼留歸問之聲色甚厲平仲錯愕都不能言因誤稱名上怒叱出之坐廢七年然亦因

此名顯

右段平仲傳第一百三順旨得喜逆意近禍人臣誰不願順而得喜也至或甘犯危機不顧後患兾幸萬一開悟主聽其不為己謀而為國事明矣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顔色拒人於千里之外訑訑不好善耳未至於以威怒凌暴之也而人固已遠去千里如徳宗之事平仲未開一詞安知其意所在而威氣固閉怨如仇讐傳所謂毆藉媟咄則奴隷

之至者德宗是已雖然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其平仲之謂乎

李鄘為淮南節度使先是吐突承璀監淮南軍貴寵莫貳鄘亦以剛嚴著而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遂引以為相鄘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竟以疾辭授戸部尚書

右李鄘傳第一百七鄘嘗陷李懐光軍中輸忠朝廷節義素著及為藩鎮稱有威重其恥緣承璀以

得相至聞樂泣下竟辭疾改授可謂終始不污矣不然從昔位此者多矣誰肯自謂我非宰相之材而不為耶至其孫磎得相為劉崇望哭麻不知退避乃十章自辯竟以得政然不數月遂及王行瑜之禍人情相遠至於如此

劉禹錫積歲在湘澧間因讀張九齡文集乃敘其意曰世稱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云云議者以曲江為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而燕翼無似

終為餓魂豈忮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

右劉禹錫傳第一百十禹錫若守正比義而以獲罪如是言之可也既不自愛朋邪近利以得譴逐流離遠徙不安於窮又不悔咎已失而以私意不便抵曲江當國嫉惡之言盜憎主人物之常態誰為忮心失恕耶故凡小人詆君子不足瑕疵適增其美孟子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者要以觀照如是等輩窮本見情使善者伸爾

史臣曰溫柳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偘偘有大臣之風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為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公孫弘太宗重魏徵而委房玄齡其旨遠也

右柳公綽溫造傳第一百一十五宰相誠自有體然政繫國之安危事干民之利疚剛柔時用不專以和為貴也淮南舉兵反獨憚汲黯貞觀太平惟鄭公勸行仁義之效兩公可謂有宰相量矣以謂

二主待之比弘玄齡有輕重又以謂其旨逺者何其謬耶張禹經術君子長者言其量亦不愧和矣正以之方重大節故朝廷不尊為史者無輕立論哉

雞肋集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十六 集部

雞肋集卷四十九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唐舊書雜論

元稹為承旨學士中人以崔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謀亂朝政罷內職李賞告度言稹結

客王昭等刺度隱而不發詔韓皐等訊鞫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出為同州刺史因表謝上自叙云宰相惡臣不出其門又云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

右元稹傳第一百十六稹初登制策為諫官少年氣鋭論事有理似欲自激昂於忠善者而資憸弱喜近權利因崔潭峻及宫人誦歌詞獲知穆宗昵其浮華使冒台鉉雖刺度事無驗而其他蹤跡不

能擠也宰相果惡人不出其門罪也然稹之寵用宰相苟賢乎欲不惡不可得已至言五更朝時不能制淚此妾婢媚主乞憐求復之詞嗚呼鄙夫可與事君也哉

元稹改越州刺史放意娛遊以黷貨聞於時凡在越八年

右稹傳稹罪貶無足言然在越凡八年知唐猶久任刺史也

稹為尚書左丞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素無

撿操人情不厭服

右稹傳無瑕者可以㦯人信矣

文宗常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寶歷比致宮禁之禍

及王守澄之領禁兵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為奸利宋申

錫時居内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從容言及令與

朝臣謀去之未幾拜平章事云云申錫除王璠為京兆

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密而注與守澄知之令豆盧著

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崔元亮等泣諫貶漳王巢縣公申錫開州司馬

右宋申錫傳第一百十七文宗始相申錫以謀守澄既與之期矣而為守澄輩所覺反以計中申錫文宗怒幾致顯戮賴羣公卿士力爭而免然終不省其誣人情之暗豈至於是耶申錫賢有望可任而守澄雖悍猶知畏戢不敢肆其兇毒而止者前不能用申錫以除守澄而後復委心狂譎之李訓

欲盡翦士良輩數十百人甘露之事無謀輕發為國深禍又知涯餗實冤而聽士良肆其酷不為分別惜哉文宗可謂有其志而已不足與有為也

史臣曰申錫小器大謀貶死為幸

右申錫傳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申錫之敗坐任王璠非其人不密取禍也申錫未遽為小器而謀守澄未足為大自古以身任國事不顧危亡事不成而身罹咎何可勝言死與不死不足以論幸不

幸也

五坊小使嘗至下邽縣縣令裴寰嫉其兗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構寰出慢言憲宗怒促令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武元衡以理開悟帝怒不解裴度極言寰為令長愛惜陛下百姓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翌日釋寰

右裴度傳第一百二十高宗庸主尚能悔中使採竹縱暴之非而不加長史擅囚王人之罪下制慰

勉發於至誠以憲宗之賢不能不昵五坊鷹犬之習欲以近讒殺守法吏非賢相忠言幾陷不道苟

卿論蔽之為禍可勝言哉

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沒入元濟婦女珍寶上聞頗疑之

右度傳淮西之舉非度流涕極言則搖奪者久矣覩憲宗之意度未行惟恐失蔡既行猶懼不得蔡既任度以得蔡捷書始騰而浸潤已至忘未賞之大功疑無驗之小節嗚呼狹矣

帝以程异皇甫鎛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並拜同平章事度延英面論曰异鎛錢穀吏非代天理物之器也三上疏請罷已相位上都不省為鎛所構憲宗不悅

右度傳憲宗非征利之主任异鎛斂財正為平蔡而平蔡之功始終在度异鎛雖有供饋之勤憲宗寵之不當厚於度也事定之後度為社稷計言二人不可大任憲宗姑自揆其本心權宜任之則度之言不難入也而四方既寧耳目之奉已萌營欲

浸佞甘近好而昧遠圖卒相奸佞而踈忠良可勝歎哉

度素堅正事上不回故累為奸邪所排幾至顛沛及晚節稍浮沈以避禍

右度傳度始為中丞藩臣憚嫉已有刺客之變而勇不畏難竟殲寇孽晚以昌言詆䰟引簡劉承偕之奸加以元稹李逢吉之徒構誣百端而張權輿緋衣之謠仍出於昭愍時度之不及於禍幸也盜

起禁中宫車晏駕繼以甘露事四宰相喋血都市度猶横身抗議全活者數十家唐史臣有微管仲吾其左衽之論度之終始為國亦足矣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聖人稱之况度不但保身者而已也至謂効王播進羡餘為士君子所少豈度心哉蕭何買田宅以自污亦或以為不如張良棄事辟穀是不然何人物雖愧良而兩人皆高祖所謂人傑賴以取天下者非其功高地危有逺禍意計皆不出

於此韓信之事斷可識矣買田辟穀何足以議其汚與潔哉

齊映從幸梁州每過險常執轡馬駭帝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帝嘉奬無已

右齊映傳八十六阜隸有職雖艱難與衞不具未至之持轡者也而映肎為之自託愛君恬不羞辱意欲因危以求親儌幸於它日者後卒以信任至宰相既貶乃進八尺銀餅其行事終始如此

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節文放京畿一年租税

及正至端午進奉並停三年上曰吾欲行其實不欲崇

長空文石對曰赦書須内置一本陛下時省覽之

右李石傳第一百二十文宗懲訓往事有誠心於

治而石孤立自信奉上不欺亦欲以情實致理善

哉文宗之言與石之對也王者詔令如天之行四

時萬物所信而自昔赦文蠲逋洗罪意皆盛美而

奸吏刻害公然違之詞理疑似之間持為異論主

澤不宣下無控告而在上亦不能察石言内置一本時省覽之其旨深矣然石處危朝權在中人上不得專而石亦操事堅急傍無援助幾淪賊手不終其志惜哉

王守澄每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李逢吉之助也先朝定儲貳惟臣備知杜元頴李紳勸立深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帝雖沖幼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紳在内時嘗不利於陛下乃貶紳端州司馬後禁中得穆宗

時裴度元穎與紳所獻疏請立敬宗帝感悟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紳黨得保全

右李紳傳一百二十三甚矣敬宗之昏且庸也始疑逢吉之黨構紳不能自決竟貶之後得紳疏乃正為立己者則逢吉奸罔不可揜如此當正典刑矣而不辨乃悉焚書名為息謗實為逢吉等滅迹非洗紳也

文宗以杜悰領度支欲加户部尚書陳夷行曰一切恩

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珏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若事事皆決於君上則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下發論則疑云云

右李珏傳第一百二十三君人之道欲威福在辟當如夷行言欲疇咨僉允當如珏言夷行介直嫉同列阿黨擅權其言陛下自看可否者忿激而言至云一切歸君理未然也珏論雖似知君臣大體者然方時矛楯亦意不便夷行之論侵之而為是

言不能自脫於朋比之汙不足多也

文宗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凡用人之道歷試方見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為將非治平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

右楊嗣復傳第一百二十五嗣復與李珏朋比以排鄭覃陳夷行覃夷行皆傷訐直而文宗用是意

屬嗣復輩為罷罩等又嗣復父於陵以考牛李制策上第見排於李吉甫嗣復因善其父門下人事事與之同黨人蔓延惡甲逮乙不為朝廷計至於如此文宗雖患之而無剛明之才聽言屢惑兩可不察竟逐正人嗣復事主不可謂忠而人物亦無足言然其對文宗言天后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用人當歷試乃見能否拔卒為將非治平之事此其智識亦可謂宰相器也

穆宗盤游無節楊虞卿上疏諫曰臣聞鳶烏遭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云云

右楊虞卿傳第一百二十六論王德之事蓋有是説惡者尚有以容則善人之獎可知矣然後世俗薄邪正混淆真偽凌雜先君子有言惡紫恐其亂朱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蓋鳶烏逐而後仁鳥至誹謗熄而後良言出虞卿小人朋李宗閔謂之黨魁安得長者之言哉

陳行泰殺范陽節度使史元忠張絳殺行泰張仲武為北雄武軍使遣吳仲舒表請以本軍伐叛李徳裕因奏行泰絳皆令大將上求節旄所以必不可與今仲武上表布誠先陳款密因而拔用即似有名乃授留後

右張仲武傳第一百三十徳裕在朝威令行於四方以澤潞之近且彊劉從諫與稹巢穴深固如此而毅然建謀不揺羣議指日蕩覆力豈不足以圖

新亂之范陽未立之仲武哉范陽去朝廷遠非澤

潞腹心疾比也且北迫戎虜自安史以來狃習僭

叛易擾難靖若加兵則山東皆動或緣以生事又

姑息自河北故事未可遽改行泰絳為叛而仲武

請伐叛雖未有功情有問矣因而撫之尚有名也

後亦卒因仲武捍回鶻威加北狄始謀為不繆矣

不然將卒殺帥因人邀節旄與夫阻兵自表伐叛

而意實在節旄者亦相去幾何哉

田歸道押千騎宿衛於玄武門敬暉等討張易之昌宗

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既先不預謀拒而不與及事定暉等將誅之歸道執詞免令歸私第

右田仁會附傳第一百三十守道不如守官歸道有黨奸拒正之心誅之可也既不預謀復無符詔卒然索之有死而已暉等本緣國事無意黨己以其詞直置而不罪可謂公也

韋機遷司農撿挍園苑有道士朱欽遂為天后所使馳傳至都所為恣横機囚之高宗特發中使慰喻機而欽

遂配流邊州天后不悅至其孫岳因召見則天謂曰卿是韋機之孫勤幹固有家風也卿之家事朕悉知之因問家人名賁慰良久拜太原尹

右韋機傳第一百三十五則天雄猜忍鷙其在上元間僭横始萌而機發暴其私事銜之固宜不釋後已革命專國見岳而記機姓名此在常情禍不可測而乃奬其勤幹有家風拜以要官若忘前事者何哉則天智度絕人豈非未得志則陰謀中物

以立威既權在手則時有縱捨以收譽故以一女子盡服天下之英豪而臣之得其死力良有以也

永淳二年詔徵王方翼將議西域事於奉天宮謁見賜食與語方翼衣有戰時血漬之處高宗問其故具對熱海苦戰之狀高宗使袒視其瘡歎曰吾親也賞賜甚厚

右王方翼傳一百三十五方翼戰功載良史傳可也謁見乃服數年前血漬之衣鬻功覬利奸鄙甚矣方翼高祖妹同安公主孫也高宗賞其功耶則

不當言親緣親而賞豈無它時如是欲有功者勸難矣

張柬之在荊州楊元琰泛江中流言及則天革命慨慷有匡復之意及知政事奏元琰為右羽林將軍定計誅張易之等賜鐵券恕十死俄而柬之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構元琰覺變請削髮出家中宗不許暉聞而笑曰向不知奏請剃却胡頭豈不妙也元琰竟以先覺獲全

右楊元琰傳第一百三十五柬之暉等忠亮有謀

足以成大功而小不忍亦以貽後禍惜哉惜哉示不為已甚忍武三思不知三思乃不能忍已始意固已踈矣而區區賜功臣鐵券恕十死豈不兒戲也哉元琰初慷慨若可觀至恐懼求削髮事智謀俱窮宜為暉所輕笑史臣方之先覺未足以當此

中官馬上言出納詔命宰相呂禋昵之有納賂上言求官者禋補為藍田尉上言事洩笞死以其肉賜從官食之

右呂諲傳第一百三十五坐贓獲罪有典刑矣以肉賜從官桀紂之暴不過如此諲為宰相交通上言上言誅磔諲不得罪又不可知者

馮伉為膳部員外郎充睦王以下侍讀李抱真卒伉為弔贈使抱真男遺伉帛數百疋不受屬醴泉闕縣令宰相進人名帝意不可曰前使澤潞不受帛者此人必有清政遂改醴泉令

右馮伉傳第一百四十郎官王府官宜要於縣令

也而伉以清見知方改醴泉唐重縣令如此近時郎官得郡為失職内重甚矣

玄宗遣徐嶠邀迎張果至東都謂力士曰吾聞飲堇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以堇酒飲果果乃引三卮醺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燋且黧以鐵如意擊齒墮藏于帶乃懷中出藥微紅傅墮齒之斷復寢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

右張果傳第一百四十一神仙之有無不可得而知術士變化亦何足深怪璽書馳使以迎之詭謀毒飲以試之身以斯待物物之微若鷗鳥者尚覺而去之何足以致異士哉

默啜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之命張仁亶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睿宗踐阼遣使請和親制以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許嫁之默啜乃遣其男楊我支特勒來朝授大將軍

右突厥傳第一百四十四默啜自則天時連歲入寇掠監馬萬疋虜趙定男女八九萬人又殺行人其暴患中國前古未有也借使中國畏其彊其罪未問閉關謹備示不忘報可也卒然求和不使引咎遽許降女禦戎無謀莫甚於中睿間

雞肋集卷四十九

謹案卷四十七第四頁後七行元忠加爲大總管拒之刋本加訛皆據舊唐書改

第六頁後八行爲質勒與諸蕃不和刋本爲訛焉據舊唐書改

第七頁前二行表請兵馬應接刋本請字訛作諸路二字據舊唐書改

第七頁前三行又謂魏元忠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按舊唐書元忠下有及楊再思四字

第七頁後八行始築壅門以備寇刋本壅訛甕寇訛禦據舊唐書改

第十頁後二行當修德以禳之刋本禳作攘據舊唐書改

第十四頁前二行討南蠻與羅鳳戰于瀘南刋本討下衍閤字脫南蠻與三字又鳳下脫戰字據舊唐書刪增

卷四十八第二頁後六行近代趨仕訛取士據舊

唐書改

第八頁後五行按軍法處分刊本軍訛兵據舊唐

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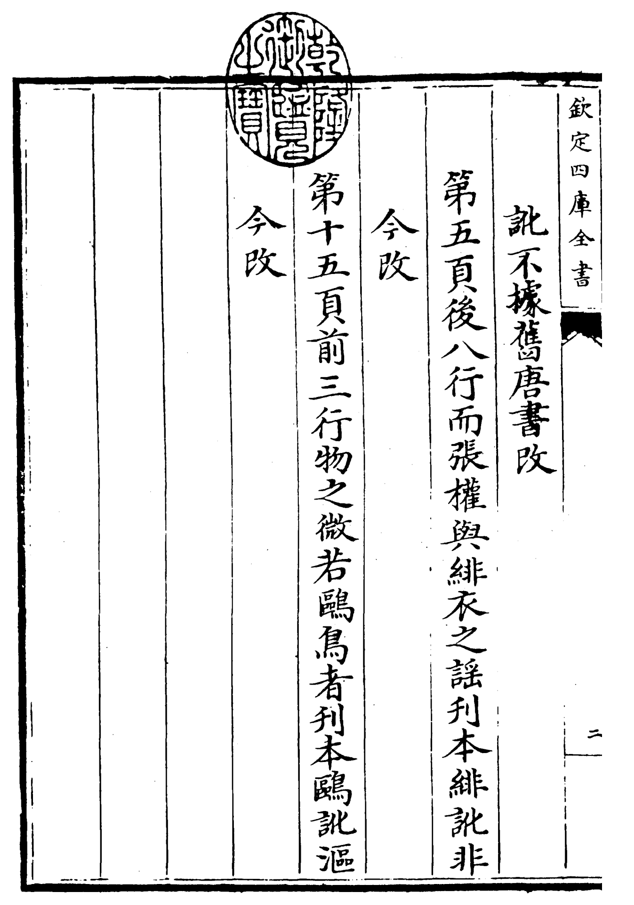
第八頁後七行特恩詔允刊本詔允訛昭洗據舊

唐書改

卷四十九第二頁前五行放意娛遊以黷貨聞刊

本黷訛瀆據舊唐書改

第三頁後四行申錫小器大謀貶死為幸刊本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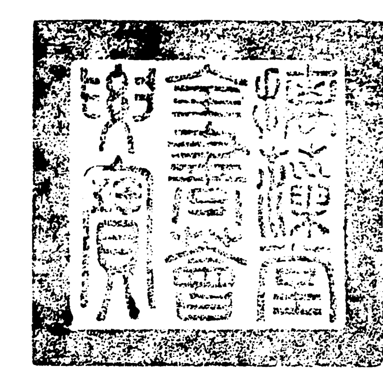
訛不據舊唐書改

第五頁後八行而張權與緋衣之謡刋本緋訛非

今改

第十五頁前三行物之微若鷗鳥者刋本鷗訛漚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録監生臣胡金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五十至五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雞肋集卷五十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五代雜論

李克用追黄巢於宛朐不及而還過汴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醉臥伏兵發郭景銖滅燭以水醒面而告以難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軍中天復元年全忠大

擊晉晉人大懼會天大雨梁兵多疾解去二年梁軍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奴梁軍大疫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全忠所忌惟克用幾危者數矣而卒免而李氏果代朱氏豈非天耶

乾寧元年冬李克用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為留後四年仁恭叛晉克用以兵五萬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天復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

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無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為梁患者其所憚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為然乃為燕出兵梁圍乃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莊宗之得天下此其機也人情快目前之忿而暗耳後之利其察不察間不容髮

惜其雄勇有逺畧如此至其得天下而為之殆令日不為明日計而蔽於所好權在近習國將顛而不知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夫性習之相逺不至於是將夷狄之情困則忍而思深樂則不圖後理固然哉

李嗣源勸莊宗入汴嗣源以千騎先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

右新史唐紀第六卷自李克用力戰伐與梁為敵國莊宗能繼其業遂得天下斯亦難矣方莊宗之入汴梁固未滅也會其得意遽思與人共之唐社稷未立天下之定於我未可知而所以許嗣源者已極矣夷狄尚氣喜於意外一旦之獲而不圖後日無以復加之弊其亡非不幸也

明宗本夷狄太宗養以為子賜名嗣源莊宗遣嗣源討趙在禮於魏軍變遂入汴

廢帝本姓王氏明宗掠得之養以為子名曰從珂愍帝以為北京留守遂據城反以兵入京師

右新史唐紀第六第七卷莊宗之入汴也嗣源先攻封丘門克之即拜中書令明宗之南也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即封潞王夫養非族類以為已姓而用其功以取天下功高位迫而不知圖之禍可勝言哉然莊宗始與梁戰河上明宗功為多晚節溺於倡樂明宗取之其理固宜至明宗春秋

已高從珂之勢既迫大臣屢言忍而不斷以貽後患為可惜也夫雖然明宗與從珂所以篡人而有之其跡畧同而明宗於五代享國差久而從珂不旋踵而敗則亦各其才之分也

明宗與梁人戰德勝橋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愍帝出奔高祖遇帝於衞州知遠盡殺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甚

操剌無大故勿棄之後徙知遠領歸德恥與杜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髙祖怒欲罷其兵職趙瑩以為不可遣和凝就梁宣喻乃受命

右薪史第十卷五代惟梁唐並立夾河百戰而唐得之梁又内亂其失國固無可疑者晉取於唐漢取於晉周取於漢皆勲臣阻兵以危疑促禍惟其草昧君臣之分未定而藉人之力以取大寶一人得之一人從後而伺之至其已迫反為所取曾不

旋踵悲夫德不足以相君臣又牽於舊恩以不早
辯其失也尚誰咎哉故必有聖人出而後天下大
定非數也理也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事梁為天平軍節度使嘗招納亡
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古姦雄擁地阻兵招納逋逃
苟須其力以濟者多矣檀事梁無貳且納盜以為
爪牙歟則恩不足懷威不足制而養虎自遺患可

為世之姦豪戒也

王處裕琅邪人邢州孟遷降梁為晉所圍太祖遣處裕以精兵百人疾馳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處裕不能支遷執處裕以降於晉見殺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韓信用市人戰所以能變化若神者其技惟不窮於披旗立幟之間故也處裕以百人入晉圍晉遽為解去亦奇矣得其一說而

不知所以善其後至其復來安坐而受縛真兒戲哉

昭宗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李茂貞不奉詔昭宗以茂貞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昭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其不可茂貞遂犯京師昭宗為殺兩樞密賜讓能

死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唯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

下霑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之衰也以六軍之士不能當

一鎮其所由來漸矣其患如大疽之著要害終潰

而死而讓能曰姑忍之以待其自潰而已夫豈無

一朝之策儌幸於復全乎史稱昭宗為人明儁初

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内無賢佐頗亦慨然

思得非常之才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亂夫國之將

亡雖有天命然拱手而待滅亦良可惜夫

茂貞與韓建王行瑜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李克用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等而去晉兵已破王行瑜請擊茂貞昭宗詔罷晉軍克用嘆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所以末即亡正以彊藩自相持也使克用遂滅茂貞唐之亡更速云

梁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

魏博貝仍為天雄軍以賀德倫為節度使分牙兵之半入昭德効節軍將張彥執德倫縱兵大掠末帝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於地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已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為大同軍節度使

右新史第四十四卷莊宗所以得入魏由彥叛梁而降晉也其迫德倫以降晉於梁則負矣而宜無以得罪於晉也然而德倫訴之莊宗莊宗終以逼

其長為不順而斬彥彥死而魏人之心滋益服嗚呼莊宗可謂有君天下之度矣

張全義臨濮人亡入黄巢賊中後仕梁為魏主莊宗入汴自洛來朝泥首請罪改封齊王初莊宗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屍全義以謂仇敵今已屠滅其家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為然

右新史第四十五卷全義草賊耳其諫莊宗意雖德梁而為此說亦庶乎長者之言也

王守恩為靜難軍節度使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留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為遂罷去奉朝請於京師

右新史第四十六卷周太祖雖時已貴方將兵有功而守恩亦位高悍倨難制至以尺紙自外易留

守頃刻而代而守恩束手從命上下怗息不敢有一言其取天位非一日之勢也

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劉處讓與宦者心不平之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兵罷光遠訴之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凡所

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遂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右新史第四十七卷劉處讓傳樞密使自唐以宦者為之內持權脅制人主其患非一日之故也莊宗改用武臣而安重誨之徒實制朝廷高祖奪以付宰相名實稱矣雖其初宦者武臣不悅至為罷維翰等然卒廢樞密使不畀近習握兵之人自此始可謂有遠慮者也

荆南高季興初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祖竒其才開平中為荆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時其下勸季興入朝京師既歸莊宗心悔遣之季興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吾可無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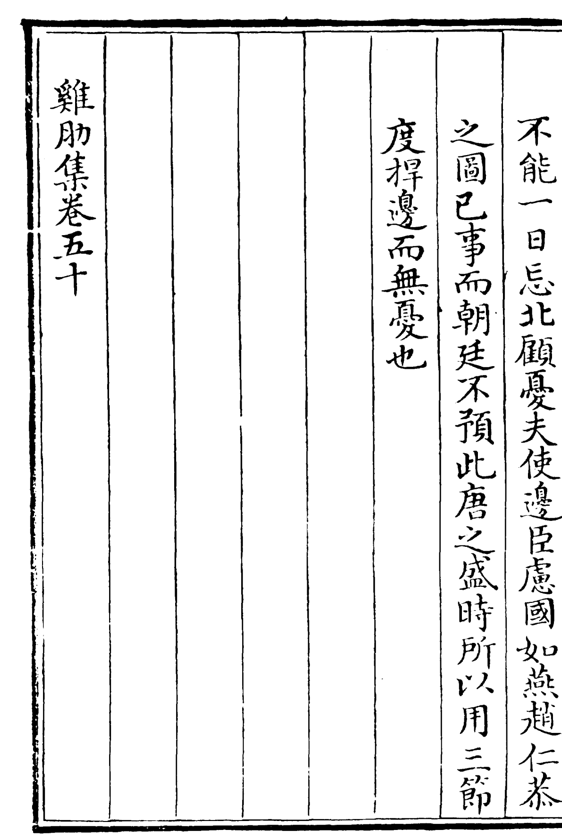
右新史第六十九卷莊宗能嗣其先志復仇擴敵遂滅梁而有天下當此之時威震諸侯季興惶懼

首以身朝如莊宗之言未大失也而李興遽知其無能為自此遂安枕無勤王意而莊宗不終其業亦卒如其所料覿李興雖始以奴隸奮時亂離至擁旄鉞然智識如此其跨有十州傳子若孫豈偶然哉

契丹初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其部大人遥輦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攻之每歲秋霜落則出兵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

地請聽盟約惟謹

右新史第七十二卷論者謂戰國時如燕趙小國內禦彊敵外攘北戎孤立而無患不聞其以幣賂事人而偷安也其說信然觀仁恭非有英傑之才內困太原之討且殫其力以求附梁慮亡不暇而猶能外病契丹至反以馬賂仁恭求不侵擾惟恐不得然後知昔燕趙之所以守其國者亦必有說而後世猥曰北虜彊大非古者比至以中國全力



不能一日忘北顧憂夫使邊臣慮國如燕趙仁恭之圖已事而朝廷不預此唐之盛時所以用三節度捍邊而無憂也

雞肋集卷五十